



# 写作周刊



找记者 上壹点  
A14-15

齐鲁晚报

2022年11月14日  
星期一

思  
／  
想  
／  
光  
／  
华  
文  
／  
字  
／  
魅  
／  
力

□ 编辑：陈明丽  
□ 主编：向平

□李怀宇

“我的人生就像一个圆，在中国与美国生活的时间各一半，现在又回来了。”2011年起，旅美作家刘荒田先生定居佛山，不免感慨人生的奇妙。

有一天，我专门从广州到佛山看刘先生的新居，话题离不开书。他笑道：“藏书和白发类似，需要长久积累；到发无可白的末尾，还得思量把书送出。”他的书房珍宝不少：壁上挂着三位他至为景仰的前辈的书法——王鼎钧先生所书藏头联“荒荒大千一虹七彩，田田莲叶滴水成珠”，洛夫先生所书“天外云闲独鹤飞”以及邵燕祥先生的绝句。

刘荒田在美国三十年间所收藏的书籍，自称是卑微人生的象征，他说对版本全无讲究，毋论精装平装，简体繁体，能读就行。说到用途，一为兴趣，二为写作。离开旧金山之前，他站在书架前，一一浏览书脊，颇有感慨。读过的书连起来，是心灵旅行的漫漫长路。台湾现代诗家的诗集——痲弦、纪弦、非马、郑愁予、管管、向明、余光中、洛夫、梅新——个人风格各异，但都迥异于他当年在中国大陆时所读的单向、平面的新诗，如此奇异而繁复的意象，如此美妙而深邃的汉语。他的精神家园就此拥有最初的浓绿。20世纪90年代起，他从现代诗转向散文，着迷的是居住在纽约的两位作家——王鼎钧和木心。特别是前

【如是我闻】

## 刘荒田文学圆梦



者，他认为其文字是“新文学前所未有的瑰丽和宏阔”。在美国时，只要是“鼎公”的书，他都毫不犹豫地买下。此外，他酷爱的书，如陈之藩的、纪伯伦的、张宗子的，都置于最趁手的所在。他早年当知青时，在抉择人生路上给予他决定性影响的《约翰·克里斯多夫》，是20世纪50年代版本，中英文各一种，置于高处，供他凭吊青春豪气。架上固然不乏作者送的签名本，也有白捡的便宜货。二十多年前，旧金山一家专营中国大陆图书的书店歇业在即，除了字典和医药书外，其他的都打算送去搅纸浆，为了节约运费，洋老板鼓励人们去书库搬书。刘荒田开车几个来回，几百本堆在客厅，那时还没有书房。

后来刘荒田在美国拥有了宽敞的书房，自认摆放毫无章法，书似青山常乱叠，听任兴致所至的混搭。美国历年的年度随笔选和明清小品诸家交错，《史记》紧贴的是《时代》杂志摄影精选。这么多年，英语也读了一些，都带着明确的目的，前期翻译史坦贝克的短篇和CNN创办人坦纳的传记，是为了学英语；后期专读散文随笔，不是学哲思，就是借鉴笔法。相当多的英文诗集，少数来自鼎鼎有名的“城市之光”，那是位于唐人街边沿的百年老店，它有一个专室陈列无名诗人们自费或自印的集子，听说20世纪60年代风头最劲的金斯堡就是从这里，以《嚎叫》震撼新大陆。更多来自普通人家摊档式的“车库卖物”，那是周末饶有趣味的消闲，开车上街，看到哪家车库前摆出二手货，便停下来，从容浏览。旧书和杂志便宜得近于白送，20世纪60年代的《读者文摘》合订本才25美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少说有100本，包括精装的《资治通鉴》，是号称“书痴”的朋友送给刘荒田的，这位以送书为职志的朋友，是中文报馆的穷编辑，在书店看到心爱的书，必买同样的两三本，自留一册，别的送出去，因为“不分享心里难受”。

刘荒田引出一句洋谚：“You are what you read.”他说，晓得它的大概意思不难，要翻译却费周章。而且，不宜由它推导出“看你的藏书就知道你是什么人”，若然，豪宅当眼处的紫檀木书橱里摆上《莎士比亚全集》和《四库全书》的阔佬，便必定是腹笥丰盈的雅士了。不过，说藏书隐藏着生命的轨迹或痕迹，那是没错的。

成长在中国大陆，刘荒田1966年高中毕业，正在准备高考时，高考被取消，刘荒田回到老家——台山水步镇“荒田村”。

在乡下，刘荒田意外地接触到许多世界名著。一位同村的朋友，原来是广州的小学老师，回老家时行李中夹带着好多书。刘荒田回忆：“他是相当不错的诗人。”而刘荒田的叔叔在广州一个区的文化馆做馆长，喜欢看书，送了侄儿好多书。沉浸在名著里，刘荒田

拥有和以前完全不同的世界：托尔斯泰、罗曼·罗兰、屠格涅夫、海涅、普希金、歌德……受到真正的启蒙。在西洋文学大师们的熏陶下，刘荒田写起新诗来。

刘荒田在乡下七年，真正种田只有一年，六年在乡村学校当月薪25元的民办老师。学校设在古祠群里，刘荒田当附设高中班的班主任，只有二十二岁，学生才比他小三四岁。改革开放之初，刘荒田要出国，去看外面的世界。岳父母在美国通过合法手续为刘荒田一家申请签证。1980年，刘荒田挑着一百多斤的行李，两个小孩由他的太太抱一个拉一个，一家人通过深圳罗湖桥。过了海关，刘荒田挑着行李跑了老远才敢回头看，他怕关员追过来，说：“错了错了，回来回来。”到了香港，在等待去美国的一个月里，刘荒田一头栽进书店，每天在冷气机下看书。书可以随便看，这对一个渴求思想解放的年轻人的诱惑力，比什么都大。

一家人到了美国旧金山，刘荒田一边学英文，一边在中餐馆做帮厨，一个月收入六百块美金。刘荒田的第一个感觉是，当时美国的东西很便宜，一张天鹅绒沙发一百多，这个月买了，一台电视机两百多，下个月买了，并没有感觉贫穷的压力。刘荒田在海边租了一个人家改造过的地下车库，住了五六年，自己买了独立的房子。

刘荒田在中餐馆打过下手，进过政府为帮助新移民就业而设在唐人街的“四四制”训练班（每天4个小时学英语，4

个小时培训就业技能），结业后进入西餐馆当练习生。一年后，他和一位写诗的朋友合开餐馆，不到半年，发现那个地方表面看颇为繁华，实际上是毒贩、无家可归者的地盘，毫无前途，只好卖给一个上海女人。这个上海女人想在这里靠开餐馆“抖”给抛弃她的前夫看。她前夫是建筑师，就在附近开事务所。

此后，刘荒田去了一个大旅馆当侍应生，一千就是二十七年，直到退休。生活安定后，刘荒田可以尽情看书，尤其喜欢台湾的文学书，后来，和王鼎钧、洛夫等前辈作家成为好朋友。刘荒田开始投稿，最活跃的一年，他粗略算了一下，稿费差不多赚到一万美金。不过还是不能靠写作为生。他说：“王鼎钧先生在美国写作能养活一家，别人做不到。”

刘荒田投稿的美国华文报纸，有《世界日报》《星岛日报》《侨报》《明报》等。1986年，《时代报》的创办人黄运基请刘荒田去兼职当编译。三十八岁的刘荒田一天做两份工，在旅馆下了班，马上开车去报社，选稿、翻译、编辑、校对、排版。“我的英文就是这么学的。把英文翻译成中文还可以，反过来可不行。”

受台湾现代诗的启发，刘荒田热衷写诗，喜欢洛夫、痲弦等台湾诗人的作品，私人关系比较好的是纪弦和非马。1993年，旧金山的华人文艺同好成立了一个“美国华文文艺界协会”，公推纪弦老先生当会长，后来黄运基、刘荒田也当过会长。刘荒田说：“纪弦是一个相当纯粹的诗人，率性、浪漫，永远是小孩子。顾城临死之前，路过旧金山，我们请他饮茶，他跟纪弦去了我们朋友的家，纪弦讲：‘我有一个重大发现，这个世界上分两类人，一类是爱诗的，一类是不爱诗的。’顾城就说：‘对，我们是爱诗一类。’”

1995年起，在台湾得过新诗大奖的刘荒田不大写诗了，原因是讨厌自己没有感觉也要硬写。不过，写诗对他是很好的训练，可以提炼意象，为散文蕴藏诗意无形中作了准备。写散文多年，刘荒田被外界誉为“旅美四大家”之一，不过，这个浮名在他看来只是“炒作”。

在美国，刘荒田禁不住想念家乡。上世纪80年代末，他第一次回来时激动莫名，渐渐地了解祖国的变化。10年前，他的女儿刚刚念完大学，刘荒田就开始考虑回国定居的事。现在终于退休了，夫妻选择定居佛山，因为这里亲朋多，有个照应。刘荒田说：“我要把生命弄成一个圆。我走了一个圈，像是重合，地理的位置相同，但是思想的位置不一定相同。受苦受难，我从来不在乎。回来，我要皈依我的家园，这是生我养我的地方，我要重新体验她。要是能够的话，我要表现她；不能够的话，我来默默观察她。离开太久了，我现在仍旧茫茫然，顶多写点浮面的随感；社会的重大问题，我没有发言权。阿Q最后的遗憾，是那个圆圈画得不圆，我希望我能够画圆一点。”

【窗下思潮】

## 拆快递

□孙道荣

剁手党的所有快感，都在拆快递那一刻爆发。

挑选时的踌躇，下单时的决绝，付款时的心痛，以及等待时的急切，只待包裹到手，尽皆尘埃落定，烟消云散。

每个人拆快递的方式，都是不一样的。

粗鲁的人，拿到快递，随手一撕，如玉帛碎裂，如泉水撞石，如山崩地陷，包裹的外包装就被剥了皮，脱了壳，露了真容。遇到包装严实的，撕它不动，奈它不何，便用指甲抠，用钥匙尖戳，甚至用大门牙啃，粗野而狼狽。

心细的人就不会这么蛮干。他们早备了剪刀、裁纸刀、尖刀和砍刀，快递在手，或剪，或削，或裁，或挑，或刺，小心翼翼，一层一层地揭开包裹。他们拆快递的样子，就像一个工艺大师，面对一件自己精雕细琢的作品。

性子急的人，吃饭狼吞虎咽，走路风风火火，办事雷厉风行，拆快递也是如此。他们拿到快递就会迫不及待地拆开，一刻不能等待，也不管是走在路上，还是在电梯里；是蹲在茅坑，还是正打着电话。慢性子的人从不着急，他们拿到快递了，先托在眼前，四面端详一番，瞅瞅样子是不是周正，外包装是否完好？也有忍不住好奇心的时候，但也不急于全拆开，而是在边角挖出一个小洞，往里窥一眼，即如探到了某个秘密，露出会心一笑。然后，怀抱着回家，拿到明亮的窗台前，再慢慢地全拆开。

有的快递的包装袋又薄又软，一撕即开。方便固方便哉，但拆的时候，不免替它捏了一把汗：这么娇弱的身躯，是怎么混杂在众多的快递中，一路被抛，被摔，被挤，被埋，被踢，被万般蹂躏，才千辛万苦地跨越了千山万水，安全地来到自己身边，而没有香消玉殒？有的快递，包装又太过严实。纸盒外面套了袋子，袋子外面又封了横一条竖一条的胶带。你就得耐着性子，像剥笋一样，像抽丝一样，像开茧一样，一层一层地打开。

明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，拆快递的时候，我们还是像要揭开奥秘一样，内心里充满了期待和惊喜。赶上眼下的双十一什么的，买的东西太多，快递如雪片般一个接一个飞来，一时分不清哪个快递里是什么，拆快递的心情就更是紧张而急迫。也有这样的時候，自己忘记了买过什么东西，或者不知道是谁寄来的快递，拆快递的时候，便会带着一份意外，以及很大可能的一份惊喜。

过去没有快递，很少拆包裹，我们拆信。信和包裹一个很大的区别是，一个很薄，一个很厚实。但这并非最大的不同，信的内容往往是我们未知的；而快递来的包裹，大多是我们已知的。对它们的期待因而是不一样的。不过，因为同样是拆，打开，如门窗洞开，如云雾散尽，因而又让人都有了揭秘般豁然开朗的趣味。

拆开一个快递，也就是拆开了一份等待。我喜欢从容不迫地拆快递的样子，动作优雅，静心如水平，宛若晨光打开暗夜。而如果快递里呈现的恰是我期盼已久的心仪物件，那更是让一天的心情都如沐春光了。